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三七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三七冊目錄

哲學類



儒家哲學——孟子

孟子趙注十四卷附音義二卷
漢 趙岐注
宋 孫奭音義

音注孟子十四卷
漢 趙岐注
宋 孫奭音義

孟子章句附劉熙事蹟考一卷
漢 劉熙注
宋 葉德輝集

孟子外書補注四卷
民 陳矩補
清 崔紀著

讀孟子劄記一卷
清 施彥士輯
清 黃宗羲著

讀孟質疑二卷
清 宋翔鳳撰
清 徒徯物著

孟子師說七卷
清 肥後數慤著
日 日

儒家哲學——周

孔子家語十卷
宋 薛據纂
魏 王肅注

百 百 子 四七一
子 五〇九

儒家哲學——漢

法言李注十三卷附音義一卷

晉 李軌注

湖北先正 五二三

中說十卷

隋 王通撰

續古逸 五六九

譚儀所敍老子一卷附錄一卷

宋 阮逸注

清 譚獻輯

道家哲學——老子

道德真經指歸十三卷附錄一卷（缺卷一~六）

漢 嚴遵撰

怡蘭堂 六二七

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二卷

唐 谷神子注

續古逸 六八五

宋 范應元集註

念劬廬 六〇三

孟

子

趙

注

梁惠王章句上

趙氏注

孟子卷第一

卷第一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諡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也猶春秋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爲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衛之君皆尊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爲諸侯所師是以梁惠王滕文公題篇與公孫丑等而爲一例也

孟子見梁惠王

卷一

微波榭刻

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

卷一

微波榭刻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曰辭也叟長老之稱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曰父不遠千里之路而來至此亦將有

可以爲寡人興利除害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強兵爲利故曰王何必以利爲名乎亦惟有仁義之道者可以爲名以利爲名則有不利之患矣因爲王陳之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諡也王號也時天下

至欲使王以利爲名也又言交爲俱也

至於篡弑則國危亡矣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故不欲使王以利爲名也

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夷羿之弑夏后是以千乘取萬乘也

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衛甯晉六卿等是以其終亦皆弑其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千乘富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爲家亦以邇萬乘稱國故稱

孟子趙注

卷一

二

微波榭刻

孟子君臣上下之辭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

周制君十卿祿君食萬鍾臣食千鍾亦多矣不爲不多矣

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苟誠也誠令大臣皆後仁義而先自利則不篡奪君位不足自饜飽其欲矣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仁者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其親行義而忽後其君者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復申此者重嗟歎其禍

章指曰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爲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穆天經地義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始也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沼池也王好廣苑囿大池沼與孟子遊觀顧視禽獸之衆多心以爲娛樂夸咤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惟有賢者然後乃得樂此耳謂脩堯舜之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爲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雖有此當爲人所奪故不得以爲樂也

孟子趙注

卷一

三

微波榭刻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自成之

詩大雅靈臺之篇也言文王始經營規度此臺衆民並來治作之而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也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言文王不督促使之亟疾也衆民自來趣之若子來爲父使也

王在靈囿麇鹿攸伏麇鹿濯濯白鳥鶴鵠

鹿鹿狩鹿也言文王在此囿中麇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鵠而澤好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文王在池沼魚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鼈也

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

孟子爲王誦此詩因曰文王雖以民力築臺鑿池民由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爲欲使其多禽獸以養文王者也

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偕俱也言古之賢君與民共同其所樂故能樂之

湯誓曰時日害喪子及女皆亡

湯誓尚書篇名也時是也時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而誓之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及女俱往亡之

孟子趙注

卷一

四

微波榭刻

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孟子說詩書之義以感喻王言民皆欲與湯共亡桀雖有臺池禽獸何能復獨樂之哉復申明上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章指曰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則忻戴其上太平化興無道之君衆怨神怒則國滅祀絕不得保守其所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王侯自稱孤寡言寡人於治國之政盡心欲利百姓焉耳者恐至之辭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

言凶年以此救民也。魏舊在河東後爲強國兼得河內也。

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言鄰國之君用心憂民無如已也。

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王自怪爲政有此惠而民人不增多於鄰國者何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

因王好戰故以戰事喻解王意。

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孟子問王曰今有戰者

孟子趙注

五 微波樹刻

兵刃已交其負者棄甲曳兵而走五十步而止足以笑百步止者不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王曰不足以相笑也是人俱走直爭不百步耳。

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孟子曰王如知此不足以相笑王之政猶此也王雖有移民轉穀之善政其好戰殘民與鄰國同而獨望民之多何異於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乎。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從此已下爲王陳王道也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

其要時則五穀饒穰不可勝食。

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

數罟密網也密細之網所以捕小魚鼈者也故禁之

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

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時謂草木零落之時使林木茂暢故有餘。

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

憾恨也民所用者足故無恨。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王道先得民心民心無恨故言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孟子趙注

六 微波樹刻

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

五畝也樹桑墻下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

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言孕字不失時也七十不食肉不飽。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一夫一婦耕耨百畝百畝之田不可以徭役奪其時功則家給人足農夫上中下所食多少各有差故總言數口之家也。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庠序者教化之宮也殷曰序周曰庠謹脩教化申重

孝悌之義頌者班也頭半白曰頌斑斑然者也壯者

代老心各安之故曰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也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言百姓老稚溫飽禮義脩行積之可以致王也孟子

欲以風王何不行此可以王天下有率士之民何但

望民多於鄰國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言人君但養犬彘使食人食而不知以法度檢歛也

塗道也餓死者曰莩詩曰莩有梅莩零落也道路之

傍有餓死者不知發倉廩以用振救之也

孟子趙注

卷一

七 微波榭刻

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

也兵也

人死謂餓殍死者也王政使然而曰非我殺之歲殺

之也此何以異於用兵殺人而曰非我也兵自殺之

也

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戒王無歸罪於歲責已而改行則天下之民皆可致

也

章指曰王化之本在乎使民養生喪死之用備足然

後導之以禮義責已矜窮則斯民集矣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令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

梃杖也

曰無以異也

王曰杖刃殺人無以異也

孟子欲以政喻王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

王復曰政殺人無以異也

孟子言人君如此爲率禽獸以食人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

食人也

孟子趙注

卷一

八 微波榭刻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

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虎狼食禽獸人猶尚惡視之牧民爲政乃率禽獸食

人安在其爲民父母之道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

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俑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穆公時以三
良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夫惡其始造故曰此人其
無後嗣乎如之何其使此民飢而死邪孟子陳此以

教王愛民

章指曰王者爲政之道生民爲首以政殺人君之

咎猶以白刃疾之甚也

以梃服強仁與不仁也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

襄謚也梁之嗣王也望之無儼然之威儀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變之所知也

韓魏趙本晉六卿當此時號晉故惠王言晉國天

下強也

就與之言無人君操秉之威知其不足畏

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

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則可

王念有此三恥求策謀於孟子

吾對曰定于一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言古聖人以百里之地以致王天下謂文王也

孟子謂仁政爲一也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

言孰能一之者

孟子趙注

卷一

九

微波榭刻

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孟子趙注

卷一

十

微波榭刻

易耨芸苗令簡易也制作也王如行此政可使國人作杖以捶敵國堅甲利兵何患恥之不雪也

孰能與之

王言誰能與不嗜殺人者乎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

孟子曰時人皆苦虐政如有行仁天下莫不與之

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

然下雨則苗淳然與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鄰國暴虐已脩仁政則無敵矣王請行之勿有疑也

章指曰以百里行仁天下歸之以政傷民民樂其亡

以苗生喻人歸也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油然興雲

之貌沛然下雨以潤槁苗則淳然已盛孰能止之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

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今天下牧民之君誠能行此仁政民皆延頸望欲歸

之如水就下沛然而來誰能止之

章指曰定天下者一道仁政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

之是故文王視民如傷此之謂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宣謚也宣王問孟子欲庶幾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孟子冀得行道故仕於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爲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也

孟子趙注卷一十一 微波樹刻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

孔子之門徒頌述宓戲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耳雖及五霸心賤薄之是以儒家後世無欲傳道之者故曰臣未之聞也

無以則王乎

既不論三皇五帝殊無所問則尙當問王道耳不欲使王問霸事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王曰德行當何如而可得以王乎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安也禦止也害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若此以王無能止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王自恐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

曰可

孟子以爲如王之性可以安民也

曰何由知吾可也

王問孟子何以知吾可以安民

曰臣聞之胡乾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

孟子趙注卷二十一 微波樹刻

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胡乾王左右近臣也觳觫牛當到死地處恐貌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釁郊因以祭之曰釁周禮大祝曰墮釁逆牲逆戶令鐘鼓天府上春釁寶鐘及寶器孟子曰臣受胡乾言王嘗有此仁不知誠有之否

白有之

王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愛嗇也孟子曰王推是仁心足以至於王道然百姓皆謂王嗇愛其財臣知王見牛恐懼不欲趨死不忍

故易之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王曰亦誠有百姓所言者矣吾國雖小豈愛惜一牛之財費哉卽見其牛哀之釁鐘又不可廢故易之以羊耳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異怪也隱痛也孟子言無怪百姓之謂王愛財也見王以小易大故也王如痛其無罪羊亦無罪何爲獨釋牛而取羊

孟子趙注

卷一

三

微波榭刻

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王自笑心不然而不能自免爲百姓所非乃責已之以小易大故曰宜乎其非我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孟子解王自責之心曰無傷於仁是乃王爲仁之道也王時未見羊羊之爲牲次於牛故用之耳是以君子遠庖廚不欲見其生食其肉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

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詩小雅巧言之篇也王喜悅因稱是詩以嗟歎孟子忖度知已心戚戚然心有動也寡人雖有是心何能足以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一複白也許信也人有白王如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斤也

曰否

王曰我不信也

孟子趙注

卷一

三

微波榭刻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孟子言王恩及禽獸而不安百姓若不用力不用明者也不爲耳非不能也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王問其狀何以異也

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

孟子爲王陳爲與不爲之形若是王則不折枝之類

也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恥見役故不爲

耳非不能也太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爲喻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

掌

老猶敬也幼猶愛也數我之老亦敬人之老愛我之幼亦愛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下可轉之掌上言其易也

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詩大雅思齊之篇也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已適

孟子趙注

卷一

圭

微波榭刻

妻則八妾從以及兄弟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但舉己心加於人耳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大過人者大有爲之君也善推其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復申此言非王不能不爲之耳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

之

權銓衡也可以稱輕重度丈尺也可以量長短凡物

皆當稱度乃可知心當行之乃爲仁心比於物尤當

爲之甚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乃快邪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王言不然我不快是也將欲以求我心所大欲者耳

孟子雖心知王意而故問者欲令王自道遂緣以陳

之

王笑而不言

王意大而不敢正言

孟子趙注

卷一

夫

微波榭刻

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

孟子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以問

之也

曰否吾不爲是也

王言我不爲是也

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

而撫四夷也

莅臨也言王意欲庶幾王者莅臨中國而安四夷者

也

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若順也順嚮者所爲謂構兵諸侯之事求順今之所欲莅中國之願其不可得如緣喬木而求生魚也

王曰若是其甚與

王謂比之緣木求魚爲大甚

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

孟子言盡心戰鬪必有殘民破國之災故曰殆有甚於緣木求魚者也

曰可得聞與

王欲知其害也

孟子趙注

卷一

七

微波榭刻

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

言鄒小楚大也

曰楚人勝

王曰楚人勝也

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

固辭也言小弱固不如强大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
一州耳今欲以一州服八州猶鄒欲敵楚

蓋亦反其本矣

王欲服之之道蓋當反王道之本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反本道行仁政若此則天下歸之誰能止之者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王言我情思惛亂不能進行此仁政不知所當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道以教訓之我雖不敏願嘗使少行之也

孟子爲王陳其法也恒常也產生也恒產則民常可以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善心也惟有學士之心者雖窮不失道不求苟得耳凡民迫於飢寒則不能守其常善之心

孟子趙注

卷一

六

微波榭刻

恒心

孟子爲王陳其法也恒常也產生也恒產則民常可以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善心也惟有學士之心者雖窮不失道不求苟得耳凡民迫於飢寒則不能守其常善之心

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

民誠無恒心放溢辟邪侈於姦利犯罪觸刑無所不爲乃就刑之是罔張羅罔以罔民者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安有仁人爲君罔陷其民是政何可爲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
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
從之也輕

言衣食足知榮辱故民從之教化輕易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

治禮義哉

言今民困窮救死恐凍餓而不給何暇脩禮行義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
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
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

微波榭刻

孟子趙注

卷一

九

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
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其說與上同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孟子所以重言
此者乃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爲齊梁之君各具陳
之當章究義不嫌其重也

章指曰典籍攸載帝王道純桓文之事謫正相紛撥
亂反正聖意弗珍故曰後世無傳未聞仁不施人猶
不成德釁鐘易牲民不被澤王請嘗試欲踐其跡答
以反本惟是爲要此蓋子孟子不屈道之言也

梁惠王章句下

孟子卷第二

趙氏注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

莊暴齊臣也不能決知之故無以對而問曰王好樂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王誠能大好古之樂齊國其庶幾治乎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

孟子問王有是語不

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孟子趙注

卷二
十一
微波榭刻

變乎色懼莊子道其好樂也王言我不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謂鄭聲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

曰可得聞與

王問古今同樂之意寧可得聞邪

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孟子復問王獨自作樂樂邪與人共聽樂樂也

曰不若與人

王曰獨聽樂不如與衆共聽之樂也

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

孟子復問王與少人共聽樂樂邪與衆人共聽樂樂也

曰不若與衆

王言不若與衆人共聽樂樂也

臣請爲王言樂

孟子欲爲王陳獨樂與衆人樂之狀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

孟子趙注

卷二
十二
微波榭刻

鼓樂者樂以鼓爲節也管笙籥籥或曰籥若笛短而有三孔詩云左手執籥以節衆也疾首頭痛也蹙頰愁貌言王擊鼓作樂發賦徭役皆出於民而德不如之故使百姓愁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羽旄之美但飾羽旄使之美好也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不得休息故民窮極而離散奔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

也

百姓欲令王康樂而鼓樂也今無賦斂於民而有惠
益故欣欣然而喜也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
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
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時有愍民之心因田獵而加
撫恤之是以民悅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孟子言王何故不大好樂效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
以王天下也何惡莊子之言王好樂也

孟子趙注

卷二

三

微波榭刻

章指曰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發政行仁民樂其
事則王道之階在於此矣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
不如人和矣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圃方七十里寧有諸

王言聞文王苑囿方七十里寧有之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於傳文有是言

曰若是其大乎

王怪其大

白民猶以爲小也

言文王之民尚以爲小也

曰寡人之園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

王以爲文王在岐豐時雖爲西伯土地尚狹而固已
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園小之民以爲寡人園大何
故也

曰文王之園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
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

芻蕘者取芻薪之賤人也雉兔獵人取雉兔者言文
王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芻薪民苦其小是其宜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

言王之政嚴刑重也

臣聞郊關之內有園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著如殺人之
孟子趙注

卷二

四

微波榭刻

罪

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

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設陷阱者不過丈尺之間耳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
民苦其大不亦宜乎

章指曰譏王廣園專利嚴刑陷民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

問與鄰國交接之道

孟子對曰有

欲爲王陳古聖賢之比

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混夷